



屏溪先生集二十三

序記跋銘

贊婚書
祝文

共三十

~16
2419
22



和
2419
30-22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三目錄

樂溪齋

序

送申評事正甫

靖夏

序

送俞子成從大爺四宰公赴燕序

送李侍郎伯瞻

喬岳

謫東萊序

右文齋節目序

李生思勉改名思九字子容序

送黃書狀子直序

送心緯往武城序

送洪幼萬歸棲湘水序

李上舍國馨兩親重牢壽宴序

金順行字序

金履仁字序

涓江閨九詩序

宋生尚輝明輝長輝字序

湖南募義錄序

華陽尊周錄序

寒水齋先生文集序

遂初堂集序

記

家藏短屏記

文化縣門仁風樓記

朴君兄弟孝感記

樸直窩記

姑母淑人尹氏旌板後記

崇化書齋記

大哉閣重建記

潛龍池記

雙修堂記

南齋記

黃山八卦亭記

居然亭記

贈寫真卞君相壁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序

送申評事正甫

靖夏

序

乙未

昔在宣廟盛際有摠兵申公嘗官北鄙當野人掠我境銳鋒束馬魚爛而肉薄之張我威聲使不敢復南牧嗚呼偉哉今吾正甫氏實摠兵公之後五代也以文章名世由經筵官出為評事其所臨履即摠兵公伊昔威武之地當其時也我北賴有摠兵公在野人懾畏我如虎今其遺種餘孽盡為燕胡之屬而我反以上國人視之我之首已久屈矣吾未知人不



古而致歟抑數之迫而然歟今正甫倚白頭臨豆滿
試過躡逐之墟以望朔漠之野則其所以撫古傷今
惻愴而慷慨者必不獨詩人啁吟志感而贊畫邊籌
以固我圉能繼摠兵公赫赫威武耶竊吾聞之豆滿
之北不千里有大部落名靈古塔者乃燕胡舊穴方
胡人跨中原餉玉帛宜無顧戀於白草黃沙之地而
貨金繒帛悉輸之北以厚其根本蓋其意欲以此爲
異日之三窟矣我孝廟嘗質于九王陣中從戰遠
邇其山川險夷歷略之審暨乎東歸志礪薪膽幄對
訂謨之際每曰此虜之勢敗則走歸于北而燕之直

北途道出入水草中殆萬餘里其勢必由我之西突
六鎮以去蓋於是時儻未能掃清中原畢展志業則
必專意西北以備衝壓之鋒矣從今觀之虜人之接
我之厚穆差之遍我西北界者儘皆非無意焉而
聖祖睿筮抑將有驗而不錯矣然而官西北無大小
以今邊警之不起恬然不知慮所慮者抑何哉評事
乃古之從事實掌參謨論事談戎亦已分事不宜自
視職卑遽自袖手也山川之要害道里之遠近城池
之高深與不高深器械之精利與不精利固皆一一
審釐而鎮譙之當設不當設軍兵之當備不當備亦

宜策料而經緯之量時機之緩急察事變之權宜一以柔土爲策使彼猝然奔迸亦不敢如八無人矣比之摠兵公之鑿兵振威時勢雖殊其能靖邊疆絕外侮壯我國家則其歸未嘗不同而聖朝當日之遺志庶少酬矣優閑幕府聲色畱連非所戒於吾正甫而窮山川之奧極溟海之壯只寄心目之快者亦非今日所望幄裏籌畫禁中頗牧聊欲以此行卜之

送俞子成從大爺四宰公赴燕序

吾友杞溪俞子成甫隨其家大爺四宰公入北燕前行之一日過余告別謂余曰我將行矣胡無一言以

贖曰余不欲子行余何言中原方腥羶所污巖久不見周文物今子之行非吳季札觀國之光胡子行歟昔沙溪先生從大爺黃岡公有此行先生卽至禮部問典禮講儀章是有觀國之意子之此去孰問而孰講之吾子之行非先生之行吾子胡爲行我之皮幣事幾百年東之人三尺以上皆嘗痛憤駭嘅若身縻於朝雖不敢避往役不然孰肯爲彼屈况華陽先生當胡使至雖在朝輒告歸蓋不欲與胡使禮也子今衣布褐胡然必肯爲此行非余無可言顧余欲無言曰嗚呼鴨水西去萬里穹廬滿目山河慘色皆感愴

我涕淚我豈是樂此行哉吾老人今六十有二歲氣貌非少壯時少失攝易大病今乃有出疆之行矣醫閩之北遼城之西曠漠多大風積冰峨峨厚雪漫漫人不能行馬不能前直送車行其間我乃落留三江之涘望征蓋而轉不見則當此時也我心將如何眠食節宣我不能省視我懷又將如何又不幸而老人欠愆藥物孰護持起居孰扶將思之深慮之熟我寧親隨行李躬執凡百以盡我心爾此外許多事我不暇較以我觀之季札事尚矣不須言沙溪之行未必非吾心事而若使允翁當此者亦安知無此行耶曰

子之行蓋不得已余殆失子之心矣孝子之事親誠情固無窮義理到此真百尺竿頭進一步不得既有子之心矣胡能遏子之行耶余於是言曰而子行矣子雖行矣必須知觀國問禮之不同時而淡味於楚山并邑八字之遺訓下以盡視膳之節上不失私淑之義焉又曰行中大小事得失係大爺左右大爺在於子子不能無責子宜勗之又曰此去譯舌輩趨利如鷲易汚人子無相干涉又曰父母居常惟疾之憂况在途乎素子善病須慎護子躬無反貽大爺憂曰瑞膺愛我其瑞膺乎言切意摯盍書紙以賜余為

書子成所以行者余所以言者以追贖之子成其可
以四段說自勉而余之大冀望尤在於第一段子成
其又加勉之時 崇禎甲申後七十四季丁酉之復
月既望

送李侍郎伯瞻

喬岳

謫東萊序

癸卯

惟我 先肅宗大王明辨淑慝審慎去取以為宋文
正公真大賢君子其背倍文正者乃小人也至晚年
處分光明磊落可以質鬼神俟百世矣及夫 仙馭
上賓其徒躍然曰 先王今無奈吾何所以移報於
文正者爛誣薄詆非前日比至撥道峯院之享 先

大王上賓甫四歲即癸卯春也嗚呼此誠世道之一
大變也前後八百章甫上章辨理而老先生門下翹
然惟侍郎李伯瞻丈一人存遂具短疏伏 宮門二
訟之射彈者前刀鉅者後淺之則竄淡之則誅而公
甘心蹈冒惟師誣是纍果有炎海之行豈亦非老先
生法門耶先生嘗受 寧廟世道之托以世道自任
之重六十季來世道之隆污幾番而先生之道必與
之消息焉此蓋一陰而一陽彼小人而此君子則氣
數之來其勢不得不如此今日之辱先生至此則世
道固可知世道已如此則先生之所辱宜矣不敢知

先生今日之辱其真爲辱而果不爲世道之光華耶
先生於己巳黨禍每誦朱先生暮年光華之句先生
之意此可知己今公能藉先生之黨與同破敗其亦
與有光華矣昔公尹東京東京稱大府樹旗蓋列弓
矢方丈以前饌聲色以僂體威儀之盛人莫不豔其
光華今路出臨履之地而匹馬兩僮驅遣迫逐西山
之脚幾乎血矣昔之光華之者今莫不嗟勞實不知
前後異遭榮辱雖殊朱宋兩先生之所以光華之者
爲今日世道之真光華而不足爲公嗟勞也嗚呼令
公令公亦嘗事先大王矣域內含生孰莫非先

王臣子先王之爲此輩誣罔極無人敢直之斯文
之辱又何可說哉世道此溺其誰拯之巴溪邈矣江
門喪矣世道之責其誰任之於公之行爲世道慨然
痛哭聊數語贈之

右文齋節目序

學校之政爲國之第一務培養人才導迪儒化率由
於此先儒云禮治則治禮亂則亂是知三代以來治
常少而亂常多者皆學政不修故禮樂不興耳我
朝禮義爲邦右文爲治分命守宰興學是先祖宗
規法意甚盛矣但後來分憂之政於是而看作弁髦

余竊慨然矣今 上二年乙巳余守道州道古文士鄉遺風餘韻猶能以文爲業而間多有秀才美質可與爲學余固有意於獎進之不但余之蔑學無以提警且值大飢日以仰哺者六千人餘尋常措設應酬者於此未暇仍之 召命適歸終莫能略試焉則畢竟與弁髦看者同歸矣此豈道人之不幸在吾分上展其志願實有數存焉者何止爲慨然而已耶第念程子之言曰朋友相觀善工夫多夫士之爲學必羣居講磨而後可以資益然郡之校院無供士需若令邑子私自贏糧則相聚之道難矣此朱先生有安能

裹飯以學之慮而崇安學田之所以設置也余乃議之邑之章甫使校院隨力出穀蓋數十包余又捐捧料置得斛摠百計擇邑之有聲望宿儒二員號右文齋有司俾主管之略倣先生社倉規俟五六年長殖取剩而供士焉其詳具載節目庶幾按此而行之矣余於是竊有一言可以告諸生者嗚呼今之號爲儒生者托名校院而無所事於游藝之業或有酒食則討會或有鄉爭則勇赴聖師模範之地反作醉鬪之場此豈 列朝右文置學之意真向所謂禮亂則亂者可不懼哉茲我道之多士毋蹈弊俗惟專意於古

人所謂爲己之學莊敬晦養以立其本讀書講理以致其知修行則以孝悌爲先制事則以誠正爲本規爲動息必準於小學冠昏喪祭必據於家禮貌謹擎跪毋歸邊幅之徒飾口騰義理淡戒鸚鵡之能言最難制者慾如刀兩斷無勇往則退如水赴壑至於科舉之學出身事主幼學壯行權輿於此則亦不可一切廢拋須念程叔子奪志之訓一依李文成十日之工雖不免於兼治而必存主客之別則當隨其才質高下工夫淺深各有成就而其甚魯下者猶不失爲一鄉之善士矣何但道之一郡復古之文鄉爲 聖

朝賁飾文治者未必不自道而伊始矣豈不猗歟美哉若主事之人將此財穀攬作己私盃酒招朋徒致爭端如彼之爲則今日之辛勤勗置者適足以益其陋習矣誠非所望於多士者諸君勉之

李生思勉改名思九字子容序

壬子

韓山李君思勉請余改其名仍命字而序其所以命之之意李君兄弟名以思余改勉以九字子容蓋取九思九容之義也余聞之名不能貴人人能貴名命名之義匪不美其貴夫名者顧不在君耶孟子曰心之官思思則得之朱子以爲能思則得其理而物不

能蔽凡思之有動必思合乎義理如禮記所謂九簡
思者實名之之意而程子亦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心之所思雖在於義理又必外面無罅欠處可保其
思之專於九無失其義理矣是必字之曰子容以取
九容之義也內之思之九而無九容以制之則私欲
之間而無以循乎理矣外之容之九而無九思以養
之則飾邊之歸無以正其則矣必思之以九者為主
於內而以容之九者補之於外以爲內外交修之方
噫人之最貴於萬物者惟此心於所貴者能貴之則
其人真貴人貴則名貴故春秋貶褒人或名而或字
之以貴賤之李君蓋於所最貴者勉之思所以貴其
名之道也余將觀世之君子名字乎李君也李君其
勉之

送黃書狀子直序

甲寅

專對之任自古以爲難况夷狄無禮之國也况無禮
而又非我與國也况今日之行又非聘賀故常也其
難蓋可知也我國家役於皮幣洽百年茲臣妾之
恥不啻越句踐矣東土之人三尺以上稍聞晦翁之
訓者孰不含冤忍痛思所以申春秋之大義哉只是
國小力弱不能自張而日往月來義理漸晦慢辭噴

言屢及於君父而人不知爲驚痛嗚呼可勝言哉黃友子直以舊侍從不仕浪迹湖海幾十年忽有書狀命子直謂徃役不可辭征車將脂矣余於是固知專對之任若是之難否者何不於夙夜中求之必之退士而取之耶抑此去專對尤有難於故常有求其可者而必取於子直耶以子直昇之於尤難則余知子直之當於尤難之爲無難也子直一拙措大耳短小不揚投之麤虜健韃疑莫與敵惟其學於華陽之嫡傳聞晦翁含忍之義慷慨積於中又自近來閒居讀書講明禮義禮義明於心則其應於事者惟禮義

是循禮義所在何入而不自得耶彼以無禮我以禮焉彼以不義我以義焉彼若以大脅之我以禮義不懾不撓彼之麤虜健韃何以加於我哉人之所以難於難者難於死故難於事今子榮宦三朝死生已以之况聞聖明中朝發歎慨然於主辱臣死之義今日臣子孰無一死之心而如子之當之者尤豈敢一毫難之哉今以弱國之臣就無禮之夷虜伸君父之辱莫難於子之使事然不難則無難難則難子其毋難必無難也

送心緯往武城序

武城秦○乙卯
仁壽

歲徒維敦牂九月丁卯心緯告余行曰何適曰湖南之武城曰爲誰適曰爲岳丈金諫議之配武也曰適矣慎旃毋貽余憂曰謹諾緯起而更曰武距此三百里餘道途出餘萱古都涉白江上臯蘭感義慈之江山拜竹祠登八卦景諸賢之遺躅至於完府之繁華披香之閒淡皆南道選勝不足擬古人之壯遊而顧小子廿三年一初願得一語以奉教余不覺莞爾曰孟子不云乎觀水有術山固一致也山峙水流各具是理若觀其峙者山而流者水而已則何關於仁與智之樂耶其賈勇攀躋駭目疲神者只爲將此身心

役於物而止耳必於高深光景之際覩夫高深光景之潑潑處而玲瓏朗澈與我昭曠原者沕乎無間方爲善觀濂溪之濯纓祝峯之豪興真有得於流峙之外而不啻爲子長之文章蓋先有本領在矣汝其知此否耶聞諫議公登山臨水之餘不作澤畔枯槁容日間將寒泉編爲尋理業編首太極說正好融貫會釋則眼前物物事皆自有一箇太極矣汝其問諸弄丸餘趣想有自得於心者豈獨山之峙水之流包在其中以至消長之奧性情之微賢邪吉凶之幾人情物態之變咸造於此而二先生所以本領者亦不外

厚溪集卷之四十三
是其必有以詳說之者汝其書諸紳而歸示余將卜
汝是行之實歸與否也

送洪幼萬歸棲湘水序

紺岳東湘水上是唐城洪氏三百年衣履藏地以族
以位或有至十數代于茲者洪君幼萬世葬最專且
舊云歲戊午九月余訪幼萬於巖湖之上幼萬侑余
酒起而言曰小子不可復居是矣方携家之湘之墓
側爲畢命計從此離羣索居耳邊不得聞師友規語
矣願得一言贈以爲替警之符余聞而慨然曰去矣
幼萬大地納納無以容七尺軀入楸山萬木中欲泯

泯以沒世其腐心血涕將見王褒之栢枯矣悲哉幼
萬吾何言以貽惟君世德楷世範俗爲國朝名族
石壁公文行標望北汀公清忠謹厚至今人慕嚮不
己况與在孫裔耶其所以述先紹緒爲無忝之圖者
尤如何也窮則反本天理則然雖非太甲之遷改而
密邇先墓朝夕哀思則故山松栢風雨淒淒者莫非
感發興動想像其典刑不自覺其益親切矣君其登
石壁之墓則曰我先祖文行之懿標望之峻矜式乎
當世我其敢不夙夜祇承拜北汀之塋則曰我高祖
清忠之操謹厚之德可作傳家法我其敢墜失其又

屏溪集卷之四十三
曰顧一山若子若孫之儼列配葬者曾莫不遙追先烈我或獨自苟賤不克善繼則其何顏上此壟也耶能惕然自念必思其克遵先範不但屏山之上墓涕泗嗚咽痛寃而已則吾知幼萬之終爲洪氏之肖孫矣幼萬勉之

李上舍國馨兩親重牢壽宴序

孟子稱三達尊齒居其一箕疇叙五福先言壽壽在人其尊之先之如此是以詩人歌君臣燕飲其頌祝之辭上必曰壽考不忘令德壽豈下必曰萬壽無疆如南山之壽夫人於心所好必以其所欲而願之壽

蓋聖人所尊所先則其爲人之所欲而頌祝以壽有以也吾鄉李上舍國馨治伯甫堂上奉兩老人春秋各匝一甲子并餘三十九而適值牢盞之舊己未治伯用二月庚辰爲設筵與姊氏淑夫人俞氏婦雙擎盞盃而內外孫若曾男女重行儼侍鄉里大小咸造爭獻賀誠爲人子所罕邁之慶也生季至回甲猶稱壽况牢盞之季重回也稱壽觴於一老人猶慶之况二老人并餉此觴也每季晬辰猶稱觴慶之况重牢之盞觴也治伯以何等福力致此慶也二老人又何術致此壽也敬問之治伯曰二老人亦嘗節食吐納

厚澤集卷之四十三
以修養耶曰否平生信口而餐只是無饑飽耳曰亦
嘗齋神禱呪以祈季耶曰否平生無虔靈丐福只是
不怠生耳余於是知其所以壽也凡營營者雖得而
不久規規者雖成而不長彼熊鳥黃白之類滾用私
意盜竊天機天年其可力取耶古人謂爲者敗之執
者失之今二老人無意於節食而自適饑飽不蘄於
久視而自不怠生誠得於不求成於無爲邂逅而值
五福之先此天下之真可尊也然則二老人非有意
於欲壽而壽自至也今者重卷之筵亦不宜頌祝之
煩耶曰嗚呼壽苟之頌聖人既載之於雅治伯以摯

誠謹孝寧無頌祝於斯耶然二老人既無攸爲不蘄
不求則必不欲其張大治伯胡不默頌心祝以不頌
頌之不祝祝之終期於闕宮之萬有千歲耶治伯曰
正吾今日之意盍書以貽之其翌月辛亥坡平尹鳳
九謹追書以爲序

金順行字序

天地之生萬物萬物之遂其性順而已蓋天下之理
順故順之則成不順則敗人道亦惟順也自心身動
靜以至應事接物皆宜順之也然天地無私惟理是
順故順而已矣人則形氣之偏物欲之蔽動靜云爲

厚溪集卷之四十三
之間不但不能一順於理其所順之者雖仁親之至
義嚴之極或不無不當順而順之則孝或歉於幾諫
敬或墮於阿順是以孟子言順受其正程子言順理
則裕朱子言有順無彊此皆於性理之善者順之而
已順之道必先明諸理內而心身外而日用應接
如父子君臣之際莫不順其理而行之是禮所謂大
順之道余冠于金君順行之首字以理之理之乎其
顧諟而勉之哉仍告以祝云云

金履仁字序

崇禎甲申後百單八年歲辛未之秋八月己卯久菴

翁莅冠于金君履仁之首命其字曰聖居於在人之
仁即在天之元仁義禮智爲萬善之綱而仁又統乎
四者是以傳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蓋謂人而不
仁不可以爲人也仁其可去之也其可遠之哉其或
不仁不但亾國敗家而已何苦負爲己任者而不肯
於由己爲者也故孟子以身不居仁哀其自絕居者
處也我既受於天而得於心苟志於是而用其力私
邪淨盡心與理一則此所謂居仁也顏子之不違即
居於仁者而大堯之其仁如天是又居之要也居仁
之義大矣此履仁之字所以命聖居也聖居於是乎

勉之仍告之以祝云云

涓社閏九詩序

孝子之養其親必有酒肉此雖養口體者而無方之義固不可已也若又招延其親心所好同其酒肉以歡親心即養口體之中兼有養志之道焉黃君載之所居涓上家數百戶太半峨冠博帶之士而多載之父執以上其大人君有斜川遊從之樂杖屨昕夕三日為踈載之以其親所樂在此值春花秋菊日暖風清則輒勤邀諸老於寬閒之境以所養酒肉排作真率之數器以供香山之會丙子閏九之登高即其一

也時木落雲收賓鴈時鳴箕井錯落涓江寥廓蒼顏白髮爭席頽然興至而相與觴詠此又涓社詩卷之所成也嗚呼載之之歡娛其親心者於此而至矣豈非其興感於老老之孝而自能老老又推而及人之老者耶念今興感於上者不獨載之一人而已吾知涓上子弟各娛其親續成此會則風流篤厚歌詠孝理之化者其將自載之始矣豈不美哉今載之以諸老人之意謁余曰老人詩卷不可無當世大老之文大老則余不敢有而顧以余望耆之翁已恨不與於斯會而又嘉載之老老之意聊書之卷弁翌年丁丑

冬末坡平尹鳳九書

宋生尚輝明輝長輝字序

崇禎後再丁丑仲冬余自華陽歸宿西原之綱村宋光寶霖謂余曰第三子長輝將加冠于其首今幸小子即司城貞子而仲由之後之者亦有二三子矣優一盛會長輝之三加進行於明日壬戌願長者之教之也余自顧衰劣不合當盛禮重孤主人意遂登賓階祝而醮之以悠久字長輝長久也凡天下之理久則成天地之博厚高明實由於至誠不息之久誠之者之形而著著而明以至光輝之發越皆和順積中

英華發外也又其光輝之發越無時而不然者莫非表裏交養存中驗外能既久而悠遠也此長輝之必字以悠久也悠久其知之否悠久二兄起而前曰尚輝之字綱汝明輝之字景晦雖非門下命而字之者冀得一言之賜以警焉余曰諾君子之德盛必有光輝然詩人尚綱之語子思取之屏山晦根之銘朱子服之豈非衣錦燁敷之言自得於己而已不欲其外昭而求知於人也耶今德潤身者自慊之效也益粹者內美之彰也固自然之光輝發越如上所謂形著而明之也故君子之志惟闇然日章也綱晦俱可以

識之歟三輝之肇其名蓋欲光輝之在身也其必誠之悠久乃可以有其輝雖輝之有而又必存綱晦之戒不為的然之亾終可以久其輝也噫爾三輝何但各顧而思其義也亦宜互體而相資之也其更勉之翌年之春分己巳屏翁書

湖南募義錄序

天地之間一理流行人得之而為仁義之性此君臣父子之倫所由生也性與理一般純善然天地無私理未嘗不善人不能無私故性之所生者有全有不全其全之不全之氣也然講道以明之篤學以行之

則亦能無氣拘私蔽而全其所性昔在 仁祖甲子 途适西寇直犯京城車駕南狩公州 大妃移次全州國步蒼黃志士之痛慨已切而京城倉廩為賊所據 兩殿供奉不至百官軍兵糧餉罄乏 行朝遲遲無榮時靈光儒林先倡義發文九都會官各定諸有司而次第通各屬邑有司皆省內士類之負盛名者也收義穀募義兵不十日賊馘獻陣前 龍馭還漢都其收穀者為斛三千餘募兵者未及聚不知數而穀則呈方伯需軍食兵則各令止之嗚呼天佑宗祊賊亂即平忠義之士奮起而無所施固勢然也

屏溪集卷之四十三
然其爲君國死事之心皆出於天理人性之自然無一毫之私則與殺身成仁者一也豈可多少視也今去甲子百有三十餘年此編所載名錄始出於靈光辛氏家而大半遺失見錄僅二百餘員湖南文憲之邦古多名儒賢佳學士大夫此錄諸公淵源所自類皆光海時廢居湖海之人而或攻學飭行終爲祭社之賢或出身事主俱稱夙夜之賢餘非胡亂倡義之徒則亦從沙溪金先生號召之役者也蓋列聖培養之盛於斯可見則其所謂全其所性者非耶自茲以來世道貿換斯文之變怪百出而諸公之後今

至三四代則其麗不啻千百染迹於誣讎先正之邪論者已絕少至於戊申乙亥之途多出於本道亦無一人及於影響尤可奇哉噫百畝茅田荃乃不化者誠以一氣流通天理斯在也世類之美終不可誣矣爲諸公之孫裔者莫不有紹述之責果能各自勉勵否耶時崇禎甲申後再庚辰仲春望日坡平尹鳳九書

華陽尊周錄序

天下之義莫大於春秋春秋之義又莫大於尊王況我國之於萬曆義固君臣而恩亦猶父子其尊之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之義何可一日忘之哉華陽宋文正先生以 孝廟
同德之臣將明大義於天下樹萬世之綱常不幸泣
弓歸來事大差謬抱經空山悼義莫伸及老峯閔公
得 毅皇手筆於燕市而歸先生刻之所居華陽石
龕感慨傷歎以爲荊州之虞帝祠朱子南軒表章之
下國遺民之祭天王義已可據此刻 御筆亦可以
爲之兆也欲就石龕傍立二 皇祠事未集而遽值
己巳之禍臨訣托我先師權文純公俾卒成之先師
受命罔愆甲戌變化始與士友議十載經理建一廈
屋名 萬東祠至甲申 京周淪亾之回甲始祀二

皇先師祝而侑之 神皇以壬辰再造之恩 毅皇
以國君死社之義亦宋先生所授之意也蓋自石刻
至祠享中間數三十年凡係洞中文字皆兩先生及
老峯文谷吾先師與丈巖諸公所述而後來斯文羣
賢或詩以播詠或文以敘事莫不志切尊攘義炳日
星是宜傳示天下使千百世後皆知我東之華陽有
此 二帝祠也收錄共編摠一冊此所謂華陽尊周
錄者也嗚呼四海腥羶我獨小華而又此華陽一洞
能保 崇禎日月春秋一部於此可讀河清他日聖
人復作吾藉手而有辭者其在斯錄也歟華陽院任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任相周洪義瑞宋涑源諸人將刊是錄而壽其傳問
序於屏溪尹鳳九余以編名錄中爲榮不辭而謹書
之如此時 崇禎甲申後再辛巳初秋日也

寒水齋先生文集序

天下之義理莫大於理氣心性儒者之學亦莫切於
理氣心性從古聖賢言之詳矣而惟人物聖凡之分
不能無同異得失之別學者於此苟不能究其類而
明其實其於學聖人思辨之工何哉我寒水齋先生
學於華陽宋先生由溪潭而溯洛閩以承涑泗之淵
源其說一遵諸聖賢遺訓克闡繼開之業觀於是集

可知己嗚呼真可謂載道之文也歟蓋理本渾然初
無不同而敷施運用全在於氣氣不齊也理之隨氣
而賦於物之異體亦萬殊而絕不同性指人物所得
之理而稱者也吾人仁義禮智之性與牛馬鳶魚耕
馳飛躍之性以類而羣分焉孔子言天地之性人爲
貴孟子言犬牛人三性之各異朱子因孔子之言明
其所以然而曰人之生得其正且通者故其性爲最
貴又釋孟子三性之別曰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
得以全哉此言人物之性不同也心盛性之器也統
言則該性情單指則氣也朱子謂心氣之精爽是其

屏溪集卷之四十三
體段虛靈不昧靜而具五常之德發之爲四七之用
然所謂精爽亦氣也因其所稟各自有別孔子之言
不踰矩之心不違仁之心日月至焉之心已有生知
學知困知之等程子有氣清才清氣濁才濁之說朱
子以才爲心而謂程子之言才尤密又曰人之所以
爲學以吾之心不若聖人之心苟無異也尚何學之
爲哉至於栗谷先生則直曰虛靈亦有優劣此言聖
凡之心不同也古聖賢立言詔後若是明切而自近
年來衆言派分莫之歸一先生疏源滌流辨析開發
其曰各指其氣之理而亦不雜乎其氣者人物性不

同之謂也其曰氣質指心而言者聖凡心各異之謂
也其抽鍵啓鑰默契道妙於千載之後者真如符節
之不爽矣本源既正故論經說禮隨處朗然見於知
舊答問者亦皆闡明本義羽翼斯道宋先生所以書
朱夫子秋月寒水之句以寓傳心之微意而楚山授
受又不啻丁寧者豈非以道之所存文在乎茲也耶
所可恨者以先生富有之業終身邱壑自擬於北窓
清風又受身不出言出之戒雖愛君憂時之念發
於至誠而終無一言槩及豈先生果於忘世實斯世
之不幸也然先生之四十季林下閒居專於講道以

屏溪集卷之四十三
寄言語文字傳示後學是亦世道斯文之一大幸也
先生易簣先生之孫定性哀收遺文使門人韓元震
尹鳳九相與校讎藏之中笥者三十餘年今嶺南伯
黃君仁儉先生外曾孫也捐財鳩工與定性子震應
相議剗剗震應問序於鳳九小子不佞何以當弁卷
之托第今同門諸友已皆淪謝獨小子在耳不敢以
拙陋辭嗚呼江漢秋陽皜皜乎不可尚已非小子所
能蠡管而氣象之敦崇儼偉規模之方直簡整心法
之正大嚴密可謂造道之極致至於文章之涵泓瞻
博自然中矩者亦莫非餘事之著見而惟此理氣心

性之論最關於先生繼開之功特書之如此噫從今
以往幾千百載孰有能知先生萬世心學此其淵源
而有感於斯文者耶時 崇禎甲申後再辛巳秋末
門人坡平尹鳳九敬序

遂初堂集序

惟我 本朝禮義爲邦道學文章忠義貞節世不乏
人若國家有大變亂亦必有秉義殺身以救將絕之
一脉爲後日陽復之基者已已三臣其一也當是時
遂初堂權公新登第赴 殿試適是日 仁顯聖母
遜于私第公自試 庭出始聞之怛然悔責以爲當

此天地震蕩日月晦蝕婦孺市童莫不號泣奔走而我乃操觚 殿庭惟科名是求何敢以不知爲恕自齒平人遂不待唱名卽走歸鄉里不復渡漢而西夫第科爵祿人情所同欲公則自辜其非舉辦此永休公之心豈不曰我若因此進取以賭榮利卽忠義之罪人寧枯死邱壑使人知吾心之所存也耶真所謂所惡有甚於死者也迹上論之雖死不死有殊其終扶忠義明倫彝之歸則與諫而死者同一致也誠亦偉哉公自幼聰明絕倫文學夙成纔占聯屬對語輒驚人蓋公會祖習齋公與其子石洲公以詩鳴一代

公之韻格詞華儘有淵源而志尚攸存專在經學時文之奪又緣觀志始不能肆力於此事廢居以來惟閉戶靜坐整襟看書不欲以文字酬酢於人今此遺稿只是殘膏賸馥無足有無於公然先輩謂李白沙文集丁巳獻議上與日月爭光他餘諸篇不傳亦可公辭說書疏備言公自廢之意義理明出處正使得罪名教之輩可以顏駢其所以裨補世道者將與白沙公獻議并示於千百世之遠不是過矣公孫撫宰長水以公遺稿方謀剗曾孫裕從余遊爲托弁卷之文余聞公之風慕公之義雅矣不敢以老拙終辭

謹書數行如此時 崇禎甲申後三乙酉季春日坡
平尹鳳九序

記

家藏短屏記

崇禎紀元之乙酉春家親閱晦翁詩集得十梅詩者
以新粧十帖短屏授從兄鳳韶而命曰吾常愛晦翁
此詩韻致清逸而意有餘也汝須以是十梅畫之又
書十詩于帖願從兄拜命焉既畫之又書之于時鳳
九侍在牀下為語從兄曰此真吾家珍藏也家親之
持取於晦翁詩者其意有在而吾兄又從而書畫之

豈不盛哉且吾兄之畫之書得與晦翁詩而并列焉
於吾兄得非榮也耶亦吾家親之賜也從兄曰諾其
翌季地澤之月鳳九追記其事使家弟鳳五書之于
末

文化縣門仁風樓記

崇禎再甲壬寅春三月己酉文城縣門樓告成瑞膺
要其弟鳳五大筆書文城縣衙門五字揭之樓南簷
又以八分法書仁風樓三字揭樓之北檐蓋此樓體
勢迴特最多風固以風名樓而所謂仁風者實取
袁太守扇仁風之語也不哉文王之德可謂殆無能

名而孟子以視民如傷特誦於列敘羣聖之際伯程夫子又以此爲莅民之四字符亦文王我師之意也夫以天地爲大父母則民吾同胞其顛連無告固當與之相關涉其視之安得不有如傷之心哉文王之心蓋莫非自然之天理而孟程夫子之稱道而師法者亦知其天理之當如是矣先儒以同胞之義謂仁之全體至於視之如傷則民之疾痛怨苦如劓在身其所以爲之者尤甚褻切真孟子所謂不忍之心也韓子所謂博愛之心也書所謂如保赤子之心也豈非同胞之仁而藹然而較著者也耶旣出於天理則

後世之爲官莅民者何獨無是心哉但人欲之蔽私意先萌一膜之外輒成胡越不忍者喚做殘忍博愛者喚做暴虐保赤子者僞爲仇讎是實昧夫同胞之理不能推在我之仁矣傳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知縣雖位卑職旣治民則念彼無告之氓實我同胞而施不忍之政推博愛之理保之如赤子民之懷之若子之於慈母而一境靡然如風尚草此正推源於視如傷之德而亦孟程夫子隆慕之本意也未知袁太守扇揚仁風之云者其意亦果如此耶此樓東頭陂麓低短恰受震宮之風卽所謂天地之大

仁風一草一木莫不被其發揚而生養茁茂則此又
文王施仁之大原所出後之莅此縣而登此樓者儻
能興起於斯不以詞拙而并棄其語則未必無補於
字撫之萬一云時聖上新入東宮此特言震宮二字

朴君兄弟孝感記

歲壬子余一再至黃溪黃溪多文行士往往傳朴君
兄弟孝感故事一日朴生河運袖來二孝記實以示
余曰其季即吾先君子所後子吾母為其所後繼母
而誠孝篤至其孝於所生家者可知矣乞賜一語使
今與後知黃溪有二孝子也余按錄前所聞者果然

嗚呼朴君兄弟真孝子也伯名興運季名昌運自幼
天資仁孝癸亥母閔氏歿時伯季十一仲九歲執喪
哀毀已能如成人鄰里以孝兒稱後十季父又歿兄
弟斫指替進血事繼母金氏克誠盡愛敬金氏亦慈
愛歡洽不啻如自己出常曰為人繼室忌前配子者
獨何心蓋有感於二君之孝也金氏病瘡瘡久遍體
雉尾試其淺淡沒其長猶有餘二君行不躡履衣不
解帶非醫藥不離側如是者歲幾匝矣伯也在前喪
氣血脆弱而三季不進薑桂病已痼矣時父衰在身
晝宵侍疾毀瘠有凜凜憂季氏勸其少退以冀調攝

屏溪集卷之四十三
終不以己病少懈聞利病之藥則不憚近遠難易輒
傾財致用雖惡汁毒劑二君必先嘗而進之金氏感
其至誠亦忘其苦口醫言土鼠可試時嚴冬計無以
人力致之忽有犬畜口含土鼠至者再又所服蟾蛇
油舊用將盡有大蛇含蟾蟠卧於庭除積雪間家人
驚喜皆次第取藥親戚村鄰爭來見之莫不嗟嘆曰
此二君誠孝之感天之所佑必將勿藥至翌季夏終
能痊完嗚呼孝者天理也人孰無此理其能盡孝之
道者蓋寡只是私欲之蔽而天理滅矣今二君者生
於遐僻之鄉非有問學講磨之益自不失秉彝之初

誠亦奇哉彼所生之血氣相通自能致孝者亦或有
之至於繼母義合之地而克盡天倫之道則實王祥
後一人况上格天心蟄物呈異此可與冰魚冬笋並
美齋稱矣千百載僅一值而同氣間有此二孝者亦
莫非 列聖孝理之化自然興感於不知之中矣豈
二君勉強而能之哉然二孝之誠能感天神則其生
也殆亦天意窮餓草莽反齋其壽抑何理也既有此
卓絕之行而終泯沒於孝理之世亦何故也此余所
以不能無憾者也河運甫又以此申之病懶經年不
措意間近聞湖西南關東弒父母者三湖南又有證

父於極罪者皆已上聞是何 聖后在上而父子大
倫敦絕至此也亟書此以為為人子者勸敢冀補世
道之萬一云時 崇禎再癸丑初秋坡平尹鳳九書

樸直窩記

吾友李斯立竄謫嶺海流離幾十年而生還故土斯
立固世人之所欲殺而其終不得者 聖明在上也
斯立感戴 聖恩惟報酬無地乃名其室曰樸直蓋
斯立曾於疏 批拜受二字之褒矣觀於此可知為
斯立也非所謂知臣莫如君者耶是知世人之欲殺
之者直為崇也 聖上之曲宥之者亦以直也雖然

斯立之直也豈斯立之能直也 聖君之明有以使
之直之也斯立若只知直之為災而僂欲捨之則是
聖君之明斯立曖昧之也斯立故不敢以其災而懲
焉將此二字以為華袞也揭之楹間用寓不忘而遂
欲抱認終身九死靡悔若因斯立之能直而人皆知
吾 君之明又皆知 聖主有容直之量而以為來
直言之道則斯立楹間之揭奚啻為死馬之骨而其
所以酬報 聖恩者亦豈淺淺哉吾固知斯立之意
不置在於 聖褒之為自詫而已也未知斯立以為
如何也

姑母淑人尹氏旌板後記

故淑人尹氏我王考參判府君女也鳳九生最晚猶能聞諸父兄所誦淑人質純而識悟性和而氣怡稍省飭威儀罕言語事父母孝待兄長謹及笄歸恩津宋氏爲護軍諱基學妻奉養舅姑如事父母先意承志曲盡其誠雖鄉家冗瑣之務代姑服勞略無嫌苦色護軍公睡翁公諱甲祚之嫡孫也其祖母郭夫人閭範嚴正淑人雞鳴問寢不命退不退滫瀡必親執無一日少懈郭夫人甚宜之每稱之曰孝婦孝婦郭夫人第二子允菴老先生也亦曰宗婦賢如此必昌

大吾家郭夫人嘗以一小鬟與之表其愛蓋取崔氏姑故事也先生以爲此事不可無傳親書券且爲文敘之 顯廟乙巳參判府君丁內艱一日火發殯堂我祖母李夫人急於救柩冒焰以殉命淑人以出天之孝忽聞非常禍變慟隕不欲生日夜叫號水漿不入口者餘半月竟滅性時年三十三淑人育一男判官宗錫宗錫有三子季名斗源性又至孝平生無所嗜好只知有父母年老大惟父母是依是慕未忍一日離父母側得一味不先入口如藝薪父母房堞亦必親操其爲之服勤他皆類此遭外艱哀毀逾節壬

子母病革廢粒食晝宵露立禱天乞以身代而遲遲若同隕絕也及母屬纊亦塞室僅蘇但呼母何歸吾當隨去家人不忍見如是幾日自知不能起盡召室中人與之相訣吟嚙之語皆母氏母氏仍斯毀而盡其不死於前喪者徒以母在也其臨死鄉鄰相告祝天有贖百之願既死則遠近聞者莫不嗟惜曰孝子亾矣嗚呼淑人之沒尤翁甚悼惜之操文哭美其行且挽我祖母詩曰吾家低面襲餘馥不勝其喪吁可傷當時諸大人之挽語莫不并稱其孝而寒水先生撰淑人墓文則至以烈孝贊美之二先生一言之重

不啻劉宗正闡揚之筆則足可以徵信來後復何他求然而當乙巳初用大臣 筵白既旌我祖母閭矣母子雙孝是宜一體嘉尚而獨淑人褒美之典垂八十年曠闕一方公議愈久愈激 當宁壬戌因前正郎姜碩泰等四百人狀籲方伯登之 朝斗源并八採聞中遂有旌表之 命以某年月日始揭兩旌於公州之閒谷即淑人墓山之側而神主所奉之宅也聖人以孝謂爲仁之本孝實百行之源也孝而至於致死則通世之絕行况四世三孝純篤之誠皆出於天理之正能視死無難雖求之上古純美之世既不

可易得又何幸淑人祖孫皆我祖母子孫而能趾先懿也耶其爲我祖母內外裔者欽式於此適追前美庶幾同歸於無忝也淑人曾孫麟相龜相等以余爲淑人弟之子也俾錄淑人旌孝事將梓之旌板之後茲不敢辭并與斗源事行謹書如右云 崇禎甲申後百單一年甲子從子鳳九泣涕記

崇化書齋記

昔朱子撥僧舍建儒宮曰一舉而兩得程子又論佛氏之害曰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今成都治西有崇化山山之陽有廢伽藍名普賢菴者幾數十楹有近學

子與府之士謀葺理之爲藏修肄業之所昔之梵唄之場今爲絃誦之地正類朱先生撥建故事其云一舉兩得者亦今日之謂也奇哉然徒得一廢寺爲吾之居而已則於程先生闢而入之之義又何干哉必覈夫似是之非而明其爲異端之實斥而闢之廓如然後聖人之道坦然若大路入皆得以入之矣嗟爾峨冠而居是齋者其亦覩得及此否余雖蒙陋與有聞焉敢不爲諸君一誦之耶嗚呼感興詩曰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羣聖相傳惟此心學而彼佛者亦何嘗外是心哉彼所謂靈昭不昧卽吾儒之虛靈

屏溪集卷之四十三
知覺也彼所謂妙用不滯即吾儒之應萬事也皆莫
非此心體用也然其終至於陰陽晝夜之相反何也
所主而爲學者有主理主氣之別程子謂聖人本天
釋氏本心者此也天理也心氣也聖人非不言心而
堯舜之相傳者執中孔曾之授受者一貫中與一皆
理也而子思之命性孟子之性善亦此理也此天之
所賦而我之所有也惟上聖之心聰明睿智能盡其
性者外自湯武反之以下氣質不齊精爽之稟不能
無清濁之異流行之際善惡相雜性無以直遂聖人
之教必使學者加審識存省之工用已百已千之力

濁變而清駁化而粹動靜云爲一出於本然之天理
正呂藍田變其不同之才而反其所同之性之意也
是其所執者中而貫乎萬事者皆吾之一也命性本
色萬善綱領即此而存故曰聖人本天彼佛亦非不
言心然彷彿有見於心氣之能以爲純善底物事而
性理之真全然無見是以不分真妄專以作用爲性
不循道理直任靈昭自謂從心所欲而終不免於猖
狂自恣陸氏之言頓悟陽明之致良知蓋皆本此心
之氣不復知有天理而然也昌黎韓退之曰不塞不
流不止不行其勢不可以同歸而并行也自古世儒

屏溪集卷之四十三
卑者落於功利高者入於佛老以其妙奧處有似直
內而亦能清心寡慾故有志者見之爲喜此其所以
彌近理而大亂真也聞本齋規約不作時文爲舉子
業惟讀聖人書者居之功利之害不須言而只恐初
學慕古之士或昧心性理氣小大重輕之分則眩於
氣純善之說趨於靈覺之學謹取程子闢入之語而
說之特詳若能闢之之明則即所以入之之道也其
爲一舉兩得者何啻如撥建一事也朱先生之意亦
豈不在於此耶然闢異之道必先明在我之理修己
克正可以斥彼之邪不然徒欲竊其說闢其異而已

則吾恐其未必能闢而此身之己化爲佛如程子之
所慮也諸君勉之韓侍郎德全仁夫爲成都也實有
興學之化价川之趙君觀民慈山之金君聲吳張君
九翼成之金君躍爐皆其舊門徒也爲後進倡羣居
而力學云時 崇禎甲申後再丁卯仲秋屏溪翁書

大哉閣重建記

此至痛在心目暮途遠八字我 孝宗大王賜文貞
公臣李敬輿疏批中語也文正公臣宋時烈書與文
貞子文簡公臣敏叙而文簡從子忠文公臣頤命刻
於文貞舊居江岸大石是閣即覆此石刻者也名大

屏溪集卷之四十三
哉以王言也其下石臺名雲漢文純公臣權尚夏
領議政臣鄭滸各記臺與閣前後事實二記盡之蓋
當日君臣共切冰火之志而孝廟則汲汲乎其無
欲情也文貞則徐徐乎其無欲速也真不言易善爲
易者也然以聖祖激慨奮勵之極批辭安得不
至此也是其志大則道遠道遠則自知年歲之不足
者自然之理也上之汲汲非徒爲撫劍疾視也下之
徐徐亦非爲因循退廢也只是九世必復之義不能
一日自安而臨事懼之之意欲爲萬全之地也天若
祚宋庶幾陽復可期不幸聖祖崩殂而文貞亦先

亾焉春秋一部無地可讀志士之淚已血矣况文正
以同德之臣值世道之陽九竄棘南海而深闡密贊
若隔前生特書此以寄文簡政以天理日敦大義日
晦無以一伸於天下則寧欲與文貞子孫共守而勿
墜也其意亦足悲夫忠文之剡石而閣之在肅廟
庚辰後辛丑姦凶執命世禍滔天忠文家爲之孤注
閣因無人護持桶圯棟壞遂兀然露其石也有識過
此駭憤痛悒者幾季近者士林有重建議小閣煥然
舊觀矣噫春秋之義數十尊攘與復讎最重齊襄爲
是復讎也管仲爲是尊攘也春秋旣大之况孝廟

兼此二者而志之哉與一二臣訐謨密勿死生以之
而惟此八字至誠懇惻義理炳朗可以貫金石而泣
鬼神矣爲文貞之後必欲壽其傳者是宜自別於人
而文正門人之各以文字揄揚贊歎者亦不忍忘特
書之意也然此實 孝廟志事之大則 神孫之思
欲繼述者必將無所不至而今爲我 聖祖臣庶之
裔者亦莫不於此而激仰悲慨則何但兩臣子孫門
人之共守而已且是義也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
也然則不獨環東一域共守而相傳也抑亦日月所
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聞之必起立見之必感慨此

豈非天理之至人心之所同然者耶方今九有腥羶
獨此江干一片地煌煌大字能揭 大明日月吾其
賴有辭於天下萬世者亦在是歟是役也本縣章甫
臣李益光閱百榮實尸之而觀察使臣金時粲扶餘
縣監臣宋載和各出力樂與相之文貞後孫縣監臣
李最之方宰鄰邑亦割俸以助焉文純門人草莽臣
尹鳳九謹拜手稽首泣涕而書之作重建記時 崇
禎甲申後百單十季癸酉之九月日也

潛龍池記

乾初九言潛龍龍神物也乾之稱龍皆指陽也其曰

潛龍者以陽諭聖人當其側微若龍之潛隱云後之以塵埃天子謂龍潛亦此也漢師之嶽麓邇南止鍾市北故草塘具公諱成居之小池在別榭前方可若干尺非真龍之所而池名以潛龍何也蓋公之於仁祖大王即晉文之舅犯也公文學稱當世仁廟冲季嘗從公私塾校冊池榭背誦愆澁公本嚴於課程莊色不言仁廟逡巡軒際倉卒垂堂戒失臨溪及乎大人利覓九五龍飛則向者玉趾之無妄真可謂龍之潛矣此龍池之故實而亦池名之所以取義也當時攀鱗諸公俱是公子弟知舊參贊機密之

會多在於此神龍未躍之前無非潛隱之時也仁廟於此用潛邸例就巷口立里門為是中興籌策之地而又命於池榭追設欄檻豈但不忘於盤泥之厄實亦眷眷於王迹之所肇聖意特示重也漢師之稱名園池臺何限其體貌之尊寧有與龍池比哉以龍池言屬之於具氏與他人不足較以具氏言其宜世傳勿失奚特王氏之舊慨然而叔敖之後貧矣平泉之庄間歸別人幾年為具氏之嗟恨公五代孫知樞樹勳慨然自謂曰凡第宅雖閱人如傳舍此龍池所在我具氏而不能還之其何顏歸見我先祖

遂賣屋傾財且鳩諸房資歸其原直魏公故宅不待
官贖而龍池僂趙璧之完矣公之後承固不可賣與
他人而既不免焉則還爲具氏之有誠難矣知樞能
不恤家貲只知龍池之重終得辨此草塘公其可謂
有孫豈不尚哉嗚呼池自龍潛之後則其符祥之異
實與 太祖赤池之龍瑞媿美雖婦孺之無知皆莫
不玩而敬之過而式之况具氏之子孫乎自今爲公
之後者宜念知樞辛勤圖復之意必呵護而世守之
整理澄滌使源頭活水發發洋瀾以溉我 聖子神
孫億萬年無疆之洪基亦具氏世臣之業也凡百具

氏其可以知之歟知樞集九菴宋先生心畫刻潛龍
池三字揭池榭之檐仍謁余文曰非無人也必子之
文余顧何足以當之然知樞少嘗識也惟其事可貴
其役亦可相而且廁名於先正脚下爲榮茲謹書之
如此云時 崇禎甲申後再丙子除月日坡平尹鳳
九記

雙修堂記

高麗當中國奎運而人文猶未全開鞮弁梵唄五百
季終始然有若英憲金公諱之垓挺出於麗之中葉
風姿魁梧傑特規模重厚英發又非後世所謂具備

之士而淺薄迂短所可倫比古今人稟氣之小大不同如此公登高宗己卯科歷秘書樞密政堂文學而尚書吏部卒官平章五十年爲兩朝名臣蓋公謀猷韜略身都將相逸詩遺馥狂娥誦傳西塞偉烈遂著代鎮華國之鳴鎮邊之望誠一代之罕匹也當是時上自王宮下至搢紳閭巷莫不奔走於燃臂捨身之業公得最橫恣誣惑人者投之江其徒懾咋此則其闢異扶正之功又不下於昌黎氏枯骨之斥也安知非公之先倡於圃隱先生以啓我朝儒化之文明耶崇象之報雖越屢百載終不可已歲 崇禎甲申

後庚辰一方衿紳以公本清道人就郡西立祠號南溪春秋享以籩豆距公舊居之巨淵隔一嶺而近祠前又置十數楹屋爲多士藏修之所舊無額又闕記蹟芮君德新以多士之意來余問其名謁其文余聞昔江東之役公代父從軍作詩書之楯頭曰國患臣之患親憂子所憂代親以報國忠孝可雙修元帥點兵見而異之明年凱還元帥以知貢舉擇公第一名公出身事主不但由是詩權輿凡人之萬事百行莫不源於忠孝公之許大事功豈非忠爲之主而忠又移孝而爲則此甘字之詩實公最初根本而用之有

屏溪集卷之四十三
餘者百代之下羹牆而願學者亦宜不出於此詩也
余故大書雙修堂三字俾揭之楹復叙此以爲之記
庚辰後五十九年戊寅季夏日坡平尹鳳九書

南齋記

一世有一世之義理先儒謂衛輒之世正名爲大義
理魯莊之世復讎爲大義理亦大易隨時之義也嗚
呼丙丁以來恥辱大矣奚止在區區東徧中國淪於
夷狄人類入於禽獸誠古今之逆德天地之大變當
斯世尊周室攘夷狄復舊君之讎雪城下之恥者非
所謂大義理也耶南齋姜公當丙子亂入于海時南

漢受圍公每東望憂憤一日誤聞城陷不覺失聲大
慟仍痛冠履之倒勵蹈海之志終身不復渡漢而北
有時激烈悲惋發於歌詩殆若手舞龍泉直擣虜穴
至今讀之尚令人氣湧如山常以胡虜在北皇朝在
南不怠南朝之念扁所居曰南齋蓋寓水必東之義
而不失我 昭敬大王坐不背西之遺意也至 寧
廟在宥志切薪膽與同德之臣將大有爲思欲明大
義於天下雖天不祚宋大計不遂猶能使暗聾跛躄
靡不聳動而若公則年纔中身不及見 寧廟盛際
亦能知此義者真不待文王而興也使公前而廁之

屏溪集卷之四十三
朝端則必如斥和諸臣讜言正論大節炳朗後而遇
寧廟之聖則亦必周旋於幄對訂謨之後惜乎終蓬
纍以行獨抱一世之大義理不得售大易之時而潦
倒海溷泯泯以沒噫其悲夫齋舍本在唐津高山南
介井里齋前有小蓮池歲久壞盡公會孫進士行鼎
謀於諸姪將修其頽疏其陘更植芙蕖完復舊觀實
顏亭不忍荒不忍廢之意也今弼言將其叔父命謁
余記之余固矐公之義特書公素志如此作南齋記
云爾公諱謙字士益晉州人也 崇禎甲申後百十
六年己卯上元坡平尹鳳九書

黃山八卦亭記

黃山江畔六賢祠在焉祠迤北數十武有亭翼然在
松石間額曰八卦昔我尤菴宋先生講道之所也及
先生享斯院而亭仍屬之院余觀黃山是平原中小
培塿亭亦非大樓閣前臨百里巨野中有巴字長江
上下眺望曾襟爽豁後之讀先生書者雖覩得先生
義理絲毛不登斯亭亦何以想像先生海闊天高底
氣象也有從余游者問曰是兩湖間第一名勝江山
雲烟之美人物舟楫之盛備供千狀此而不槩亭以
名八卦何也曰子不見窓櫺之象否泰剝復之畫乎

曰其四卦而稱八卦抑何也曰先天圓圖泰而否剝而復數往知來順途推去八卦該盡其以八卦名者豈無以耶曰然則於易必取四卦義又何也曰嗚呼先生平日小大動法朱子朱子在漳州後圃設井地畫九區北中區築茅菴窓櫺之畫依否泰剝復之奇偶於焉游而樂之曰此有九疇八卦之象宋先生之意實出於此也蓋否傾則泰來剝盡則復生天理之當然先生之時羣陰剝陽天地否塞此亂極思治變極思正而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末也先生尊攘復雪之心冀或天運之循環無往不復則其有感於

四卦交變之象者其旨淡矣况朱子生南渡之後每於此義惓惓不忘茅菴之所取畫安知其本無此意也先生之前後一揆而必遵其規者又豈朱子之意不如此而先生獨取義也耶咸曰唯唯亭之名義始較著子之言不可以不記也余登茲予于北望慷慨感先生之遺義撫窓櫺而激昂聊書此以示同游諸朋遂作八卦亭記云時 崇禎甲申後百十六年己卯陽復日後學坡平尹鳳九謹書

居然亭記

擬作一間小亭於舍人巖左畔石臺上名以居狀而刻此小記於亭下石

屏卷故遺
還未果焉

屏溪集卷之四十三
朱先生詩曰今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後學坡平尹
鳳九構小亭於人巖之左石上名曰居然時先生歿
後九庚辰初秋日也

贈寫真卞君相璧

壬申

近聞傳神寫照者皆以卞君相璧推與爲今世之顧
虎頭余耳熟而未之見也一日安陵士人崔斗遠雲
路與康就顯子安鳩財幣歷漢師携君而至曰門下
今老矣形神衰謝歲月而異矣欲趁此時登縮而留
之余謂其不必爲而亦不能止之也君遂執筆嘗像
易數本而稍損益之則皓白枯落寒癯之姿踈傲之

態宛一山裏老儉持以揭壁里媪村童爭來笑謂真
箇是大大哥哥觀其毫端颯颯若有神助不但鼻眼毛
髮一一相似精神韻致隱約有見君是坡翁所謂得
其意思所在者歟伽伽一區今古湮沒幾千百年而
自余來棲礪谷雲烟領轄有主人或以鉛潭之隱顯
賀之余今年七十人壽有限未知前到幾歲管此洞
府而從今一幅肖像置在久菴雖百年之後九曲巖
泉不患無主澗魚巖鳥永有依倚而真作茲邱之賀
也此尤一奇事已昔郭拱辰寫朱夫子真其歸先生
作序送之以示鄭重之意余敢依先生故事於君之

屏溪集卷之四十三
歸聊書此以贈之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四

題跋

書鄉飲酒禮笏記

題孝子朴溯源行錄後

次金元輔詩并跋

書心緯婚時短屏後

孝宗大王在瀋館時題名錄跋

書蔡君範遊海嶽日錄後

書朱子語題跋下方贈心緯心協

書內賜小學下方與孫兒震復醉盤

書 贈贊成金公瑄仲寃疏狀後

同春先生疏草手筆跋

趙仲禮家藏 御筆摸帖跋

書宋君光源遺事後

卞嘉會所藏寒水先生手筆十二字跋

泉谷宋公訣書跋

書顏巷魏公德厚遺戒帖後

書黃生大厚所藏尤菴先生七十五歲所書朱

子詩後

書尤菴先生語贈柳令鎮夏塞倅之行

書泉谷宋公送燕行詩後

書金受輔所藏尤菴寒水兩先生手筆帖末

尤菴先生手筆三碧堂扁額跋

書虎尾春冰四大字與水使柳令鎮夏跋

書清陰先生手蹟後

書尤菴先生授寒水先生語贈李汝溁標並後

跋

書寒水先生與金公鼎三簡帖後

箴

戊申元朝次晦齋先生自新箴韻

金斯文汝四要得一言以為新年自新之符余謂何待余拙劣之語晦齋先生實有元朝箴莫非學者頂門之針汝四正好受而遵依而末篇篤志箴尤切於初學願汝四之益留意之余為步其韻用敘自警之意因以副汝四之索而勉之焉

金景休以伎求夸毗輕情六字自引為病請得警戒之辭以砭焉茲成四言十一句用副乞箴之意

銘

直菴銘并序

鏡銘

醮女鋪房八帖屏畫銘

贈判書梅隱朴公

東命

旌閭銘

朴景豹為學要語十二條銘

贊

寒水先生畫像贊

書畫像自警

婚書

兒子心緯婚納采書

孫健厚婚書

子心約婚書

祝文

松禾繼開祠春秋享祝文

德山晦菴洞朱夫子書院春秋享祝文

巍巖影堂春秋享祝文

鳳巖書院松齋韓先生春秋享祝文

金浦牛渚書院重峯趙先生春秋享祝文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四

題跋

書鄉飲酒禮笏記後

坡平尹鳳九瑞膺來守道州之翌年招延邑子行鄉
飲酒禮蓋周公遺制也秀郡之士聞而會者亦多登
西階而旅酬摠之百餘員眾賓合辭曰曾見之古紙
上今幸親觀之甚盛舉也此不可無記以示於後鳳
九曰諾遂記其大略禮行也實 崇禎甲申後再丙
午十月之二十二日庚辰也郡守烏帽紅團領主阼
階位密陽後人朴重采淡衣幅巾牖西南向主賓位

全義後人李載白襴衫程冠西階上東向主介位幼
學張慶遠年七十一進士李夏耆年六十九幼學朴
文升年六十四以三賓長北壁坐眾賓幼學金世章
玄禹琮年六十北上西坐幼學朴文恆玄禹瑞李德
梓金夢弼李僖耆玄禹璋朴廷喬李麟德朴聖熙芮
長新金孝章芮維新朴心克李鳳儀徐弘漸金光礪
李省三李慶昌朴履古朴振古李敏德芮德章李挺
白李震英李震雄潘碩梓李震棋朴重錫朴壽龍朴
時龍李碩觀朴思絢李碩晉俞聖欽李慶三朴敏道
崔處大白龍祥朴尚兼李元華朴遠熙李宜春崔萬

柱朴思純朴屋錫朴思熙朴益龍李慶祥李宜三金
世泰閔廷龍朴增運閔廷夔曹廷龍朴重奎曹達龍
李龍年李逢三玄德龍玄德宇李德亮皆東向立席
盡則北面執禮二朴重炯李順司尊三徐處義朴重
郁金光濂樂正李浚白司正芮德基進脯二朴希孟
崔昌道進俎四李尚三李陽遇朴思炯芮日新舉醴
三玄德佐崔學天崔老天沃盥二金最兼金重瑚掇
俎三吳觀周黃聖瑞吳大讓阼階下西向立朴胤宗
成翊昌蔣錫垕密陽至尹明啓順興至權翺宜寧至
朴來泰玄風至李鳴鳳朴升玄大丘至鄭允龜新寧

至權泰變三嘉至申楚望申楚良申楚雋昌寧至皆
賓位以序立歌二安漢成金柱漢琴二李命臣李命
相階上北向坐此外諸賓之不入錄者忘不盡記瑟
琴代磬鼓代笙笛代六十以上三豆五十以上二豆
俎三而脯醢則徧主獻賓酬以至無笙樂蓋渾禮耳
嗚呼記曰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也吾未知終日拜
揖果足以行王道耶吾聞之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不仁如樂何此蓋仁然後能行此禮樂不能仁而徒
行焉則禮而擎跪而已樂而聲音而已干王道何事
哉是知王道之行在於禮樂之興禮樂之本在於爲
仁嗟我賓席之諸君子毋規規於擎跪聲音之末而
必事事於爲仁之方使我一身之王道行則周公賓
與之意正在於此雖聖人復見必亦曰王道之易易
矣惟諸賓勉之

題孝子朴溯源行錄後

乙巳

孝天性也人孰無是性隨氣稟而性不能不異自世
降衰季風氣澆漓其能全此性者蓋寡矣然儉頑之
俗猶能見篤孝之族此豈非氣類然耶何止氣類然
也其必有家法正而聞見熟故也朴君景洙家世以
孝稱執義公諱承休善居喪執義公之弟尚州公諱

承健九歲能禱母病于天俱載允翁大筆而朝家
皆旌其閭執義公子相胄贈官以褒尚州公子世
胄道臣聞之朝亦以孝也此其著者而無論長幼
與男女其出於朴氏之門者無不知孝親之倫至於
甘毳之養溫清之奉一切以誠以敬殆亦吾東之石
氏歟君執義公之曾孫也孝行根於性兒時出遊值
父母所嗜物輒懷而進之家甚貧親廚屢空享先無
以爲需而君左右周旋不至爲兩親憂預理壽具世
之爲人子者固多爲之若君之徒手營辦者非至誠
難矣孝衰妻子昔人所戒君雖貧而異居常能不蓄

私財有獲輒皆歸之父母亦非所謂加於人一等者
耶及家大人病癘幾殊嘗糞以驗死生血指和藥卒
得神佑君病革淹淹聲不出口猶呼母氏撫肌肉不
忍釋且以貽父母哀憾自爲不孝罪嗚呼景洙君其
孝者歟其不媿爲執義公之孫歟其不墜朴氏孝敬
之風者歟君可謂全此性者也澆漓之世儉頑之俗
幸而有朴氏之風也又幸而有景洙而能繼其家行
也世之有斯人豈非風教之所關也其大人文泣而
語余曰吾兒不幸而夭無所著稱其志行有不忍泯
泯者子其一言以不朽之余嘗冠景洙愛其人且悲

其家大人之意聊書之如此君名溯源景洙其字也
大人文名君錫其考摠管諱新胃也君有一子幼

次金元輔詩并跋

己酉

敬忽元來表裏仍存心先自外持矜知行一致寧
偏廢下上工程莫躡陵然後皇王能做去從前賢
聖用堪勝如非主靜何由定欲靜毋教慾海騰
金君元輔貽余近體詩一篇請門為學之方余學本
蔑陋且不嫻於詩為學之許多理義何能排布於數
句之詩哉然元輔之意不可孤乃以所嘗聞於師友
者次其韻而酬之又敷說於左末如此蓋心者一身

之主宰為舜為蹠亦莫不由於此心敬忽之間是以
敬則吉之訓出於古昔先民而至於程朱則又以敬
之一字為此學成始成終之要法自其涵養於此心
未發之前以至省察於酬酢萬變之後未嘗不以是
敬而貫徹焉其敬與不敬之際必表裏互仍動靜相
關程子所以有未有箕踞而心不慢之語朱先生論
敬之主一無適而首言正衣冠尊瞻視之目此小學
涵養必謹於語默行動之意也然只知莊矜於外而
不思所以裏面存養之實則不過為徒事邊幅之歸
矣此皆初學之士不可不知也存養之地根基雖成

出治光彩之工固莫大於知行朱子謂知行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蓋知有不盡則善惡之萌無以去取雖或知之行有不篤則其所知之者亦不得爲真知矣是如車之於輪鳥之於翼不可廢一慙其行之也儘有多少節次小學之灑掃應對爲下學事大學之格致誠正爲上達事先近小而後遠大必循序漸進如登高自卑沿流泝源可無躓等陵節之患矣不然而於入孝出悌之行而謂小子鈍根之業不肯自盡惟務高遠則其不陷於虛無寂滅之學者鮮矣反不如曲謹小節而終得爲愿慤之善人矣其

可不念之哉果使吾之體於心行於身者各極其至動靜如一表裏交正則修己治人其理則一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而多少事業莫不由此推將去從古聖王自能有以畏服民之心志而畢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者亦不過自我一心之微事爲之細而無偏倚無差謬故興感之極其效至於此爾否者其大小大能事豈小智私意有可以堪勝哉是以濂溪先生言定人之欲動情勝者而必主於靜其靜之之工則又言無欲蓋性者心之本體純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然心單言則氣也氣者自原初稟賦而清濁粹

駁有萬不齊若其未發則湛一而已人欲無可言而性之純善固自在矣及其氣之用事則濁駁之或乘而人欲之蔽矣湛然者必昏而純善者反惡矣故就此人欲分上寡而無之使此心之動靜有常而必主於靜則人極之斯立而昏者可使之湛然惡者可使之純善矣學者可不戒哉元輔是志學之士而余之所與語之者至及於中庸之極功則無或語之驟而太無漸否此又不然朱子寒泉之編實四子之階梯則亦初學之書而首載太極說蓋謂初學於義理頭腦當先知之也況士之於學如射者之於鵠不志鵠則何所的而射之其行之也雖有等級之別而其準則而自期之者則安得不以聖人之能事把作已分事素講而求之哉元輔能大其志而行有序使今日之所以語者不至空言之爲則豈獨元輔之幸而已元輔其勉之哉

書心緯婚時短屏後

歲辛亥四月十六日戊申余黜心緯親迎于沙川之所館鋪房設短屏八帖題以屏訓其婦翁金令公士重戒女之辭也蓋觀各帖書古史女戒語卽其脚下以俗諺字演解而又因本文義敷成儆誡之說其言

丁寧真切金襍珠襦之資送者未足論其盛矣豈非
士重承聞於家庭者有素而教養於膝下者不失古
人之義方也耶然朱夫子論關雎之化而必本於文
王之德使緯妻而無違其爺之誠能有女士之行爾
緯也顯愚不長終不自致於修身正家之道則顧何
以有詩人宜家之美哉惟爾心緯勉之八月日書

孝宗大王在瀋館時題名錄跋

臣謹按此我 孝宗大王初潛從 昭顯質瀋館時
與東宮官題名故紙也紙自姜氏出姜氏實覆巢之
餘而此紙亦劫火遺燼其爲姜氏之寶重者宜矣而

聖祖之御諱表德并軒號生年題在上頭以前王不
忘之臣庶孰不於此而祇肅之耶嗚呼 聖祖當日
之恥尚忍言哉其在瀋也從虜酋馳驅萬里至松山
見諸敗將入燕山見京邑灰燼冤憤痛裂十載東歸
則其所以不忘平城之義者未必不由於此行矣皮
幣之中薪膽愈切密勿之策鬼神莫窺雖中途崩殂
大計墜虛猶能義聲烈烈震耀今古可以建天地不
悖矣八十年來滄桑累換世道日晦大義二字殆作
諱言今奉 御諱於尺紙之中想像恥辱之日而環
顧一世無人可與說此義則只不覺胷中鬱律淚之

血矣竊觀同錄十四人今其子孫惟姜氏諸人可以
知此至如文學臣鄭雷卿之慷慨死虜其後尤無可
言此紙之獨傳於姜氏其終無恙於禍變者殆亦所
謂上帝之正令也真可奇哉姜氏諸孫此亦不可不
知而尤宜益勉於 聖祖之遺義也時 崇禎甲申
後再癸丑初秋日草莽臣尹鳳九為錄中臣洗馬姜
文明之孫鳳陽稽首謹書

臣又按 聖祖雖在初潛以今 王之子 儲君
之弟其貴尊如此而不憚與下僚庶弁同錄一紙
其愈恭愈下者何啻如濁世之公子耶此乃登寶

位而下士之誠益殫緇衣能致林下諸賢布列
朝廷終使清議行而大義明有辭天下矣 聖祖
所以當一治之業者下士為本而其下士之兆已
著於此紙觀於此可知其為治之權輿矣翌月庚
申臣鳳九拜手又書

書蔡君範遊海嶽日錄後 壬戌

此鳳巖蔡君範東遊日錄也是行也余與南塘韓德
昭自黃江諡筵轉而東之李君叔約從之由酒泉入
五臺泛鏡湖出入乎雪嶽而金剛則遍歷外內至峒
陰之蒼玉屏判袂焉凡行千數百里經二十九宿矣

屏溪集卷之四十四
中間海嶽之壯詭也巖泉之清奇也悉書之無毫髮遺若詩酒之酬酢諸料鞍馬之困頓千狀如更一一經歷矣况隨境而證說古事不止言目下光景則不可謂備忘而已也先輩遊海嶽者何限錄其遊者又何限而其如是遊之博且窮者未易有而如是錄之詳且盡者亦豈多得哉吾知觀於此者必稱其善錄然亦未有如余之同其目寓而知是錄之備實也此君範之所以必欲余之書其下方也其亦終不可無余之一言也嗚呼當其歧路之別余謂二友曰吾輩是遊有二恨楓嶽之號有在而不及見霜紅毗盧之

觀大其心胷而炎氛騰翳又負登眺擬待秋清更并馬東之以補此畸二友皆言其先獲別廬匝歲有餘而君範遽已亾矣雖吾輩皆無恙而或成再遊未必舊伴之皆同則亦必有少一之歎今使余與昭父能遂前約存沒之恨况可以勝言哉玉流詭詠萬瀑嘲評盡屬故事一轉眄間人事何至此也誠悲夫悲夫君範欲以跋語囑余而未及焉今上舍君以先意報之余不忍辭謹披涕而書之如此云

書朱子語題跋下方贈心緯心協

戊午

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懶廢今但心

所欲爲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卽只此目下頃刻之間亦須漸見功效季運易往時不待人况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此晦翁夫子答黃嵩老書也其勉後學真切如此觀於此可不痛自刻責如劄在身耶緯也讀近思幾月未了一冊協亦讀孟子而告訖無期汝輩非無欲讀之心而正坐因循猶豫一向懶廢也蓋今日因循而等待明日明日又因循又明日如此終不能一躍躍出直前勇往則將何以斷了一書而用收一半箇功效乎季運易往時不待人者尤是警語惟是緯協己

漸老大誠不可不惕然驚懼汲汲於學也其更念之

書 內賜小學下方與孫兒震復晬盤

家兒心緯主鬯先廟而老大無子歲甲子南至月始得男子子命小字震復震也頭角嶷嶷眉目秀明庶幾有成望之久故喜之淡托之重故期之切於其翌年初度也手將 內賜小學一部登之晬盤用替蓬弧之設此書正朱子所謂做人樣子不止小子灑掃六藝之習而修身大法已悉備焉爾震也稍有知思便能踐歲遵服終作成德之符則在爾善繼之義無大於此爾毋負老祖侈 恩賜志喜之意也然其教

之導之又在於汝緯之以身之也緯其勉之老祖書
于晬日之朝卽二十五日壬辰也

書 贈贊成金公瑄伸冤疏狀後

劉忠顯公豁死於靖康之難朱夫子以秉義不屈殺
身成仁稱之仁義者吾心所得之天理其死不媿於
吾心之理故必稱之以秉義成仁也 贈贊成金公
昔在 崇禎丁丑首當虜勢崩騰人有勸與逃免者
公端坐不動罵賊不屈而死公亦非所謂不媿於所
得之天理者耶嗚呼公之殉節實在於義旅之所而
久播於搢紳之間則此萬目所共覩一世所同聞者

彼賊積必欲黜疵之獨何心哉若三學士之義烈煌
煌照耀天下而積至以釣名毀之甚矣其不樂成人
之美如此他尚何說然前後伸公者皆士類之持清
議而至於尤菴先生大書墓石以發揮之同春先生
又書其旌曰忠臣某之門兩先生之所以鄭重於公
者豈異於朱夫子之稱忠顯也其與三學士同被憯
誣者亦朱子所謂光華也何足傷公哉公之玄孫命
鉉士疑持示此錄要余一言鳳九敢盟手敬讀謹書
之如此時丁丑後百單十年丙寅之穀日

同春先生疏草手筆跋

顏樂亭記曰地不忍荒水不忍忘慕賢之至其所住之地所遊之水猶不忍荒不忍忘况先賢之手筆心畫耶雖殘藁碎幅猶不可棄之况手書之好文字耶其不忍棄之者誠亦慕敬之至意也歟今觀同春先生奏疏草本臨藁行草而自有謹嚴之體其圈抹夾細亦甚端好真朱子所謂筆札之間亦可見充養之厚者也寧不敬服余於是竊有感焉卷中壬寅七月疏先生因災應命勉陳君德者也以親近講官爲明理進德之要又以爲凡人之情對人則莊獨處則肆與勝己者處敬心生與不若己者處驕心生末

引程子語丁寧反覆忠懇惻怛藹然於文字之外至今讀之猶令人感動興發思有以勉勵進修此其所以輔佐當世爲孝顯兩朝休明之治而世道斯文尚能賴而維持矣豈不偉哉顧今人心卑污苟諛成習章奏之間罕論君德其視先生惓惓忠愛先格其心者何相反也吁可慨也松崖金友士迪一日以是帖示鳳九曰君其一言識之余惟士迪之作爲華帖以爲傳家之寶者其尊敬先賢之意勤矣况士迪之諸胤於先生爲彌甥也其敬玩體述而永遠珍守之圖者何啻王氏之舊氈也耶士迪名時吉江都

節死仙源金相國尚容之玄孫即先生曾孫牧使堯和之女婿也壬寅後再丙寅上元日後學坡平尹鳳九謹書

趙仲禮家藏 御筆摸帖跋

右我 聖上御筆特書朱子書卷首 賜副提學臣趙明履而明履謹摸移別帖者也 上嘗夜對筵臣明履進讀是書燭光點微明履信口讀如常 上知其舊誦也曰可誦否明履應誦不錯曰下篇亦所誦之書否誦之也明履又誦畢 上教曰副學會勸予讀朱書真所謂食芹而美獻之君也仍賜節約通編

一秩第一冊卷初空張 親書此八字以下曰予嘉

卿平日工夫 特賜是書明履稽首謹受時 崇禎

甲申後再丙寅十二月二十六日丙戌也嗚呼昔張

錫說經稱旨仁宗飛白書賜博學二字當時以為儒

者之榮王迴質侍講經筵至蒙玄宗束帛之賜人謂

稽古之力今副學公才學敏悟工夫積博尋常於聖

賢書口到心思如誦己言者不止此一二篇則宜

聖上之特侈寵褒也其為華袞何啻博學之云而所

賜是義理之書也又豈與束帛而輕重之哉第公所

誦二書即先生與雷正及陳同甫書也一則尊王黜

霸之義一則君子小人之辨先生之平日惓惓最在於是其義理光明正大言議激仰直截千載之下讀之不覺氣增誠可以聳動上聽半夜從容天人響合將此二義敷陳於造膝之際否否者公方言事謫斥閒居看書其王霸之分爲萬世第一義而邪正之別亦今日急先務者益講究之要爲上極言竭論也我殿下聖聰恢恢其必體得於心而施於事爲矣豈如垂拱劄第二第三奏之不復聞聖語者耶聖上之特賜是書者以公之用工於是書而欲加勉之也公之不負聖意者亦宜以是書義理仰勉於

聖上也况此二者爲是書之大義理也耶惟公念之哉翌年十月壬申草莽臣尹鳳九敬拜手謹書

書宋君光源遺事後

嗚呼宋生海源仲河也余作辭以哀之哀其孝悌清修而窮死林壑也今見其從弟上舍君錄也伯氏諱光源遺事何其酷肖仲河也一言一行一以小學律之儻亦聞己卯諸賢之風者歟嗚呼君家世德行遠而有雙清堂隱德繼而西阜公居喪至孝白燕巢其廬以至睡翁公之守義勵節珍山公之仁恕簡嚴淵源己自淡遠而若曾仲祖文正先生宏規大法爲百

世師則其家法之正不止鼂氏家有法度而已門內
子姓觀感效範率以禮敬謹摯同堂之間宜有此雙
美矣北平宅之鵠峙蘭茁又奚足道也君之生也父
曰嗟余子孝我也弟曰嗟余兄友我也諸父曰嗟余
姪諸兄曰嗟余弟親愛我也老而鄉黨尊長少而里
閭朋儕皆曰嗟伊人敬我也信我也嗚呼爲子孝爲
兄友爲姪爲弟而親愛事長老與朋友而能敬信此
所謂我之所以爲德者也詩不云乎好是懿德秉彝
之人孰不愛好乎君也愛之欲其富也好之祝其壽
也今君貧不能養親年不及下壽福善者天彼天之

所愛好其不在於孝友親愛敬信而異乎人之所愛
好耶抑天之無愛好於人者耶胡天之厄於君也如
此君則爲賢祖之肖孫儒門之佳子弟夫何怨矣余
獨不能不有憾於天也此皆余之哀仲河者也今又
書以哀君俾後之覽此錄者知君之可以哀矣上舍
君名徽源其孝謹亦君之難弟云時 崇禎甲申後
再戊辰天中日屏溪尹鳳九書

卞嘉會所藏寒水先生手筆十二字跋

毋自欺慎其獨規模大工夫密

程子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天德卽大學之明

厚溪集卷之四十四
德也王道即大學之治平也明明德以至於治平慎
獨乃要法故程子之言如是也毋自欺是慎獨之節
度而工夫到此則正所謂愈嚴愈密也獨知之地毋
少自欺毋而至於無一毫私邪容着在不得則天理
隨處流行已爲治人之本而規模自廣大矣先生寫
此十二字以與嘉會者實以自治之餘法勉進後學
也嘉會之寶藏而敬玩之者宜矣如所命名與字與
數法之手書示之者皆無非教戒而其爲學工夫莫
如四句之親切微密也嘉會必於獨知之地密察其
自欺與否而必審慎之真不負先生書與之意矣嘉

會其不知老之至而亦能猛省於此乎白首窮山舊
學都忘親擎遺筆感媿益增茲書數行以歸之時

崇禎甲申後再甲戌初秋日門人尹鳳九謹書

泉谷宋公訣書跋

孤城月暈列鎮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

右十六字泉谷宋公萊府立懂時血書扇面致訣於
其大人松禾公者也精忠大節卓乎千載可以昭日
月而泣鬼神其事尤菴先生已於南門碑公諡狀大
書之鳳九何贅焉嗚呼凡人之父母存而死於國則
皆謂忠孝不能兩全公此書亦云父子恩輕似不能

無恨焉者其不得終孝而死生之際又不得奉訣於膝下則孝子之心安得不然然亦有可言者聖人不云乎戰陣無勇非孝若公臨陣殉節不但勇而已父母必曰吾有子矣公豈止篤於忠實盡其孝也長逝者魂儻亦有知聞此庶可慰孝思之無窮也耶公七代孫尚輝以紙授余曰先祖扇面手書世久遺失子其寫此足以小跋爲家藏故實也余本昧趨勒只以執鞭於公爲榮敢染其幅仍書數行而歸之云時崇禎甲申後再丙子初冬日坡平尹鳳九敬題

書顏巷魏公德厚遺戒帖後

余曾書都事魏公廷勳墓石之陰都事公當南漢被圍雪涕痛哭與諸弟起義赴難其慷慨死上之志尚令人增百倍氣矣今觀其大人顏巷公臨歿手書遺戒諸子者諸子之所成如彼誠亦有由蓋隨其病處各拈一字誠之以變化氣質真所謂義方之教也此即舉復前四日而文辭緊的筆勢遒勁字字皆精神平日工夫斯可見矣其戒之於都事公者謂勿怠也惟人之性志怠緩者必稟氣弛弱作事無力若都事公之奮義一倡雷厲風動士友響從比之怠弛不啻善變其從偏處克將去者莫非都事公扛夯自做然

初非顏巷公察病投藥亦何能知其病而祛之若是是知有其父故有其子也凡爲顏巷公後者念當日變化氣質之誠各自從偏克去如都事公之爲則正不負賢祖之遺訓也其來孫伯珪子華以遺誠帖示余子華從余學久余知子華讀聖賢書亦可以體先祖之意從事於變化氣質之工必無媿於有祖而終能爲顏巷公之肖孫茲書此以歸之未知子華其益勉之否時 崇禎甲申後再丁丑重陽日

書黃生大厚所藏九菴先生七十五歲所書朱

子詩後

涇江黃君大厚載之擎九菴老先生真翰謂余曰此先生七十五歲時寫朱夫子詩者宜有以跋之非無文必門下而求者門下私淑於老先生有高山景行之慕而年又七十五歲正好下方手書數行也余謹受曰諾自念鳳九平日於老先生心悅服之無異七十子之於孔子願學之誠何嘗作歇後然質陋氣粗挹喬嶽之氣象則不啻彌高矮觀鷓思窺官廟之美富則茫如望洋無以彷彿其萬一每媿懼之不暇至於先生所書五十六字點畫甚整趨勒中矩不似筆退之時真可見正氣流動老而不衰殆若造化之扶

相顧此蒲柳之姿又先枯落神氣所使者全然竅拙
尤不足把玩曷敢以年歲之偶相與同而汚染於紙
末也第此詩之老寄寒泉閒去弄泚澗寺溪亭瀟灑
吟詩者摸寫余山居真境老先生之特書朱子此詩
以備山中之一故事豈亦非冥會而然耶茲不勝感
歎猥廁於先生脚下而敢書之如此以寓余與載之
景慕先生之意云時 崇禎甲申後再丁丑抄秋日
後學坡平尹鳳九敬跋

書尤菴先生語贈柳令鎮夏塞倅之行

今日所望不但玉門關外事而已一部春秋亦不

可不讀

右尤菴先生與門人朴公星錫登武科後書也今柳
令公鎮夏方之任西塞令公會王考統制公亦先生
門人也令公豈不是聞先生之風者耶將行過余於
屏溪之上余聊書此贈是行令公識之哉時 崇禎
甲申後再己卯季夏之劫上旬

書泉谷宋公送燕行詩後

余讀先生金殿拜舜衣之詩不覺一唱而三歎也其
平日不怠京周之念至發於尋常短篇之間者如此
及百萬校虜伐虢之日先生安得不死之噫先生此

詩今日送燕之行誰為而一誦之也余於是仰感先生之忠節俯激逋臣之慨悒因先生後孫光寶霖請寫先生詩篇茲書數行於詩後時 崇禎甲申後再壬午仲夏日也

書金受輔所藏尤菴寒水兩先生手筆帖末

天地生萬物聖人應萬事惟一直而已

含冤忍痛不得已之心吾黨之士存諸胸中

此兩段皆朱先生訓門人語直字之訓聖賢心法之要訣含忍之說春秋復雪之第一義尤菴先生楚山臨命時以此傳與我寒水先生者也月城金受輔謂

有兩先生大字心畫而要得余筆蹟連作一冊為寓玩計自顧人微筆拙恐累前賢書帖而終亦以托迹於兩先生脚下為榮茲書兩先生授受語以贈之覽者其恕之否時 崇禎甲申後再回甲首夏之吉日也

尤菴先生手筆三碧堂扁額跋

己巳尤菴先生耽羅之行三碧玄公請書三碧堂額先生樂聞三碧之名奮筆書之下方特書 崇禎年月日而曰行卒未題跋語此其志也噫先生之志者何謂也 崇禎二字舉世諱之先生獨書之今士禍

彌天先生爲孤注人不敢向邇三碧公獨能道然嚮
慕下風不憚不撓至請書額公真不負三碧大冬虐
雪之中獨也青青之意也不敢知先生之所以志者
果在此也耶公孫命直爲誦先生之語謁余足之噫
此歲何歲 毅皇帝殉社之甲申再回甲也吾黨含
忍之士舉切下泉之思今聞先生有志於 崇禎二
字者益不勝感涕敢因先生之語書之如此孟夏下
旬坡平尹鳳九謹跋

書虎尾春冰四大字與水使柳令鎮夏跋

甲申

昔余聞之寒水函文統制柳公允菴先生門人也嘗

官北塞過辭先生於華陽請得誨語先生爲書虎尾
春冰四字贈之此宋夫子梅館詩語而先生書與之
意蓋亦有在也頃年柳令公鎮夏宰西關將赴謂曰
曾王父所受四大字失於壬寅禍變要得門下手書
更續家傳計也余既增感於當日三席之教而且悲
令公覆巢之餘不能保青氈之舊也茲書此而歸之
筆法之宏偉雖有媿於先生先生警戒之意此亦可
認令公其體統制公所嘗勉者而勉之也

書清陰先生手蹟後

清陰金先生身任大義名聲滿天下與日月爭光後

學之尊而親之敬而慕之愈久愈淡雖先生尋常赫
蹄得之者莫不爭相爲寶况此十幅心畫也又况其
出於雪窖東還之後者耶故御史朴公親受之先生
傳于季胤處士公處士公是清陰先生伯氏仙源先
生之自出也處士公爲其壽傳於無窮也既得谷雲
公八分大字揭其首退憂文谷兩相公各以小跋係
之而公嘗受業於尤菴先生之門又得先生手題數
行於下方是帖真稀世之所貴何但朴氏世莊之寶
重也嗚呼春秋之義天地之經諒民之彝也及至丙
丁以來天下左衽我東獨不變中華文物而五尺之

童靡不含冤忍痛能知天地間有春秋大義者伊誰
之力實以我兩先生前後倡明以繼孔朱之遺義而
然也後之觀於此者豈獨兩先生手蹟之爲歎賞而
止自不禁想像興感於兩先生遺風餘韻慕欽其平
日志業而百年離辱尚帶牛後之恥無望湔雪則慨
惋憤恨益切蹈海之志而已此不可與不知者道聊
書此以識之御史公諱承健 孝廟時名諫官處士
公卽文谷跋中表朴生世胄也今以是帖托余追書
者處士公主壻曾孫宗玉以其叔父玄源之意來也
時 崇禎甲申後三丁亥暮春晦後學坡平尹鳳九

八十五歲措眼謹書

書允菴先生授寒水先生語贈李汝津標並後

跋

學問主朱子事業以 孝廟所欲為者志之

右允菴先生臨命時授寒水權先生語也昔己巳禍作先生自濟州承拿鞫 命至井邑又有後 命先生握權先生手曰吾以朝聞夕死為期今無聞而死此後惟恃致道仍誦此二句語兩先生授受之丁寧如此也其曰 孝廟所欲者乃春秋之義也朱子隆興初年先陳春秋復雪之意其所主朱子學本孔子

之學而春秋之意亦朱子繼孔子之義者也蓋老先生之以此二者殉身而不貳者不但為朱子之法門是真允翁後朱子而朱子亦後孔子也豈非所謂所願學孔子者耶月城李上舍汝津千里踰嶺來見我欲聞其所不聞以自警余念嶺之士居左海遐陬多不知我允菴先生之德之道之盛茲以先生道學義理之所以然者手書以告之汝津歸與同學士友講明之上溯乎武夷洙泗之淵源則必有以知之者也崇禎三丁亥初冬日久菴八十五歲翁書

書寒水先生與金公鼎三簡帖後

右允菴寒水兩先生所與藥隱金公兄弟手簡二帖也老先生帖則有先師小跋先師帖則無所題藥隱之孫同樞就行謂余昔嘗承侍筆硯之間要余書之如先師之於老先生也嗚呼小子蒙陋何敢承當然公之兄素居華陽莽蒼地屢被先生知獎及先師受先生遺命經紀皇祠間又移設院宇公兄弟實相與聞此其當日往復也筆札雖細瑣文字其事則授受也其義則尊周也而先師樂與之商度諮諏公兄弟之所存可知也公家後孫糴護此帖俾壽其傳者可謂得揄揚先美之一事顧今滄桑百變大義寢晦

兩先生平日所講無地可誦只此心畫精神流落人間警咳如存聲光不沫回翔感慨涕既隕而是則不獨公家後孫而已吾黨含冤忍痛之士相與共寶而同珍以永百世使後之人知有一段此義可也悲夫

箴

戊申元朝次晦齋先生自新箴韻

今日乃戊申元朝也昔晦齋李先生在嘉靖戊申元朝作自新箴蓋春者一年之首而元朝者又春之最初日也舊換新改陽德始布古人進德之工雖日新又新靡日不新而察天機之動觀萬物之

變則其奮勵自新之意又自別於恆日矣此先生自新之箴所以作於元朝也余後先生百八十載而又值戊申元朝年今四十有六矣自顧蔑裂淺學將不免爲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則慨前哲之莫追撫年光而自悼者又奚啻先生察機觀物奮勵自新之意而已耶茲敢步先生箴韻十二字蓋廿四句也聊敘感慨頹歎之意因以寓自警云

於天之元在人曰仁包禮義智寶主於身元初賦與無有踈親胡余所循獨慙古人昔李文元在戊申春感茲陽昭思新厥德作箴示警益勵對越况余蒙陋尤宜祗慄以遏以存敢忽絲髮曰敬曰誠思事盡職庶幾自勵視前無怍撫時追誠奉以勿失

金斯文汝四要得一言以爲新年自新之符余謂何待余拙劣之語晦齋先生寶有元朝五箴莫非學者頂門之針汝四正好受而遵依而末篇篤志箴尤切於初學願汝四之益留意之余爲步其韻用敘自警之意因以副汝四之索而勉之焉

丙寅

形以氣成性氣中理性本惟善寧有愚智緣氣不齊善惡攸類氣機或停性純無失循是謂道曷不自勗

罔墜絲髮罔間息食罔或泛泛罔不仔仔要中萬變
盍精危微堯舜猶人我其不期損自我損益自我益
宜我自勵寧我自畫博約工至心力兩竭百于其能
寔志之篤志毋自欺真我為己我以自警爾其念是
金景休以伎求夸毗輕惰六字自引為病請得
警戒之辭以砭焉茲成四言十一句用副乞箴
之意

伎求夸毗豈吾人病何自點檢以此為證第此四字
私意為崇為本原累莫不由是若求良劑惟曰克己
輕與重反不重不固學之不成以輕之故心身動靜
重乃吾益惰由心起實欠內直一敬可警宜此紳書
何止此救六害皆除

銘

直菴銘并序 甲辰

吾友平山申明允名其居曰直菴蓋取孔子所謂
人生直孟子所謂以直養之義而亦嘗敬服於晦
翁夫子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直而已之
謂矣嗚呼天地無私其生之也能直聖人循天理
其養之也能直故其應之也亦能直吾人同稟生
之之直而既不能養之以直以至應之不能以直

則豈所謂幸而免者非耶不知明允之所以取於
三聖賢者其亦顏子淵舜我何人之意耶不然非
吾之所望於吾明允者也明允甫要余敷其義於
是作直菴銘銘曰

於天生物物付畀其畀伊何是天之理人爲物秀
得最完備四亭八當無偏無倚無少私邪直焉便是
惟聖性之不爲氣使此理之見隨感直遂自下一等
稟氣各異彼善觀者必觀於此理之渾淪下手無地
其所用力氣上致治治之如何先於知至意誠心正
井井其次勿忘勿助事事集義潛伏不疚屋漏何媿

自反而縮千萬往矣乃名浩然天地撐彌曷養至此
惟直而已誰能養之鄒孟軻氏氣旣直養剛大而美
所寓之理曷不復始在人在物一而不二待人接物
莫不由己千酬萬酢曲當其位若言其要只一直字
孰此闡發晦翁夫子至是聖訓殆無餘意嗟吾明允
早志此事堂名揭直意豈徒爾於三聖賢實有余起
勉哉明允用勵此志顧名思義毋荒毋墜我嘉其志
我實有冀我述銘詞一言寄示惟寅直哉直內敬以
非我之言毋以我棄

鏡銘

尊爾瞻視正爾衣冠妍媸莫逃如見肺肝修飭雖勤
誠偽在中爾心惟戒鑑此空明

醮女鋪房八帖屏畫銘 壬午

朝日始旭有灼桃夭于歸宜室其速窈窕

右之子于歸

闌闌曙星鏘鏘衿佩寢門省問式敬無怠

右新婦晨省

姑老齒脫婦乳代粒勤誠摯孝積感綿福

右升堂乳姑

進盤雙擎益篤禮貌伯鸞是妻所以德曜

右舉案齊眉

半扉邪開中闔相迎男女禮別聖訓丁寧

右闔門示別

毋誑必信蒙養之正三遷以教其子亞聖

右三遷教子

鍋鼎在後誠爾無私相法之嚴千載宜規

右見鍋戒女

二尊居北子孫序列壽學盈盈禮恭誠潔

右溫公家宴

贈判書梅隱朴公東命 旌閭銘

卓公大節其萃太華皇考花遷倡義討倭清鎮之役
公俱力戰途適之變公病在甸激子子名弘遠募義馳助
鞞捷 王在圍城虜勢且急公老益壯義旅雲集路
見湖兵同我赴觀當敵勢孤其必將傾義豈越視我
兵肉薄斬獲既多非不當百眾寡懸絕奈并挫創義
校謂公要與退遊公曰今日我死無怍握劍猶奮終
以矢復豈但公己一節三世雖古無聞在公有自遠
祖春軒醉琴弟兄閣門七人駢命露梁前後義烈千
古日星赤脚烏頭舊旌公閭今因更修小大要書况
公玄裔其名之屋黃猴上黨起義勇赴莫云微勞可

見忠義先祖餘烈猶爾不墜我勞不辭為筆無慙謁
銘其誰孝玄思欽書之又誰余尹鳳九時 崇禎三
甲申夏首

朴景豹為學要語十二條銘 乙酉

- 三益 三貴 三物 三省 三事 三德 四
 - 教 四禮 四勿 四維 四端 四母
- 此十二條景豹取於讀書之際請於十二條目
上各加緊切一字而手書以賜用揭左右以為
寓目服膺之地余嘉其意大筆書其目仍以二
句銘各錄於其下俾景豹之尋常警省焉

親三益 友友其德非德奚友直諒多聞是親是取
 法三貴 外不身飭內豈心正靡不道在所貴警省
 行三物 莫云藝末由小八大德與行並體用斯備
 日三省 忠信為人傳習為我非私為己誠亦曾可
 勉三德 曾傳八條摠之知行勇即意誠靡是曷成
 一三事 生食與教報死無異師非天倫義大一事
 崇四教 冬夏詩書只為讀之春秋禮樂為或講儀
 明四禮 生以冠昏死則喪祭必明且習以家常禮
 事四勿 克那己私仁便我有四斯請事惟此授受
 張四維 身無是乖世靡此戕不獨身持於世必張

擴四端 藹然四端燃涓始如擴充得去用之有餘
 遵四母 四莫非私一淡一節母而至無遵孔聖絕

贊

寒水先生畫像贊

壬申

稟剛健純粹之氣挺敦大毅嚴之姿親受華陽之學
 上溯考亭為師明誠之工貫始終而惟敬春秋之義
 處邱壑而猶炳縱不進而坐乎廊廟尊主而芘民終
 能退而著之文字開來而繼往孰謂丹青不可以傳
 心觀乎此儼然而肅清庶幾知先生之道之正也夫

書畫像自警

爾頭圓足方受天地之正氣爾之生也直亦天地之所昇爾戰兢戒懼敢或致或墜爾無忘明誠之訓今曾奉規於先師爾母曰吾衰之甚兮惟日新而孜孜婚書

兒子心緯婚納采書

坡平尹鳳章曰清風金判書執事學有淵源久仰斯文之德望禮徵牢盍恭修先人之懿規蓋謂二姓之合是歡自幸萬世之嗣有托恭惟門下南溪嫡統聖朝禮臣戰戰兢兢侃侃聞治己而表裏可象父子子夫夫婦婦正家而外內交修推顏巷安貧之

心恥涑訓論財之俗爰許以合曾孫女貺室鳳章再從兄鳳輝子心緯念令曾孫女婉孌宜求琴瑟之速而再從姪子憇愚類慙新斧之克惟心緯生父鳳九與賢孫大諫令公少日周旋諒臭味之相合平生契誼若弟兄而莫違故終扳聯益覺鄭重雖復圭之行有媿前人庶舉案之賢冀成內助伏惟尊慈俯賜鑑念不宣

孫健厚婚書

坡平尹心緯白達城徐奉事執事伏以情同懿親方講三世之好禮自義聖聿合二姓之歡雖媿復圭之

賢佇見宜家之樂恭惟令從叔學士公一代華譽三
筵講官愛布瓊之素風淡恥夷虜之陋俾琴瑟之諧
友蓋以臭味之同茲承嘉命許以學士公長女貺室
僕之男健厚惟令再從妹淑聞早彰令儀寔備而健
厚以正之養素乏於蒙過庭之聞亦莫之習謂可妻
也雖乘龍之多慙迨其吉兮庶鳴鴈之是趁只冀鑑
納不復敷宣

子心約婚書 癸未

坡平尹鳳九白金宜寧執事 名俊材參判雲澤子 竊附私淑之

義幾年大賢之後相從夙聞好逑之譽今日先人之

禮是講蓋為萬世之始將成二姓之歡恭惟執事八
代詩禮故家千年冠冕大族早投嶺邑之綏無意末
路低徊歸卧楸山之鄉可見素志自在伏承嘉命許
以令季氏主簿君女貺室僕之子心約令姪女行遵
壺則願迷兒教乏義方恥夷虜之風諒有求於同氣
荷契誼之重媿奈切於量才謹修函書之儀佇見筭
贊之喜伏惟尊慈俯賜鑑念不宣

祝文

松禾繼開祠春秋享祝文

洛闕正學春秋大義功存繼開教遍遐邇

右九菴先生位

經綸之具淵源之學業崇德尊百代欽式

右寒水先生位

德山晦菴洞朱夫子書院春秋享祝文

河海曾恢毛絲理精孔後一人集羣大成霜露所墜
莫不欽師地符舊號益篤羹思

巍巖影堂春秋享祝文

考亭學承尊周義隆羣儒集成百代是宗三登行
殿一方報崇

右九菴先生位

學有淵源業崇開繼精一之法尊攘之義八告 仗
殿事光千禩

右寒水先生位

鳳巖書院松齋韓先生春秋享祝文

才具佐王識昭辨姦一死伊榮百代之賢

金浦牛渚書院重峯趙先生春秋享祝文

春秋之義洛閩之學知晰賢邪節并山岳茲值 伏春 丁
敬陳牲酌庇牖顓蒙百世無斁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四

